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二十九回 勸弟過淑女出閨閣 遵父教癡子贅貴門

話說蘇節度有年逾半百而生的兩個女孩兒，長女嫁了西北郡一個小貝子，小女尚未許人。因西南諸郡多出豪傑，意欲在彼尋一門匹敵之家擇東床。今日見了璞玉，甚合其意。賁侯門第雖敵不過，家世根基卻也不在他以下，故心喜得了快婿。只是見璞玉外相雖好，不知內心聰明如何，故命寫詩，欲知其就裡的。豈知作詩乃是璞玉慣技，見他一揮而就，獻了上來，蘇節度已自訝其伶俐，及看他白雲詩時，寫道：白雲出遠山，回轉入青天。展卷隨成敗，聚散非自然。

燦光烈日照，倏斷因風旋。瞬息遇龍族，枯物得渥然。

蘇節度看了，其言雖柔，其意甚遠，且是詞順意全，心下大喜。遂向賁侯道：「作詩雖是小事，但一言半語中，可知其一人一生之事，所以朝中賀太師，命我二兒子寫詩看了，曾嘉其日後可承父業。我今有一言，欲與賢侯商議，只不知賢侯意下如何？」

賁侯欠身道：「但憑大人吩咐，屬僚敢不從命。」蘇節度道：「此事比不得公事，從與不從一任賢侯。你這公子可定親了不曾？」賁侯聽了，無計奈何，只得照實回道：「尚未聘定。」蘇節度道：「自古嫁女娶媳，多是自家商定，至後世方有行媒之習。我想女大聘嫁，男大婚娶，乃是定理，故也無須礙難。我的小女，與你公子同庚，聰明慧悟倒也相當，欲結秦晉之好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

賁侯思量璞玉親事，若求於舊親，雖有幾個極相當的人，只因家中見地不一，也難定准那一個。況且，蘇節度又是所管上司，至於其門閥是不消說的了。再說已失口說了璞玉尚未定親，也不好推謝，自思這倒是個好姻緣。遂命侍從取過一幅素帛來，獻與蘇節度道：「此是大貝勒抬舉我父子之意，承此錯愛，豈敢遜辭，容歸去後，稟過老母，遣犬子造府納采。」說罷，便命璞玉拜謝。璞玉不敢有違父命，只得跪下拜了六拜。蘇節度大喜，遂解下所帶之係著海外火鑱的盤羊角佩刀，賞與璞玉道：「古人擇婿既定，而賜佩劍，蓋證其事速成之意，我們此世便可代之以刀了。」賁侯又致了謝意，當日設筵款待，兩個親家歡飲而散。

次日，賁侯餞送了蘇節度登程後，方領著璞玉回來。這烏蘭營原離賁府只有五六十里遠近，日將平西，便已到家。

眾家丁迎接見禮。賁侯至儀門外，下了方車，入忠信堂正門來。只見龔高、張裕等跟了進來回復道：「大姑娘的箱櫃、衣物、首飾等一應配送嫁妝，依照姑太太的舊例，已預備停當，擺在兩旁耳房內了，請老爺過目。」賁侯點頭，因有老太太，不敢直入垂花門，側行甬路，入介壽堂來。只見賁、金二夫人也在那裡。遂領著璞玉請了老太太安。老太太一一問了迎接蘇節度、設筵款待等情畢，命賁侯坐，賁侯告了坐，坐下。

妙鸞、秀鳳等斟上茶來。賁侯見老太太臉上歡喜，遂陪笑回復了蘇節度欲嫁女與璞玉之事。老太太道：「那會子你媳婦，給他姪女兒琴默掛了墜兒了，這該怎麼著？」賁侯笑道：「他總無一定的主意，一個哥哥，一個兄弟的兩個女孩兒，也定不准那一個。先也曾給哥哥的女兒插過簪子的，這些都是小事，並非聘定了那一個。如今蘇節度這女兒，也不是納了彩的，還待老太太示下才能定。」老太太點頭不語。賁侯見老太太無話，方退出去了。

璞玉回身往自己屋來。因畫眉、玉清等都在那裡，同著福壽接出來舉手稱賀。璞玉也不理論，除下蘇節度給的那刀，丟在一邊，換了衣服，即往翠雲樓、憑花閣、綠竹齋等處，見姐妹們去了。

彼時，因德清將出閣，眾姑娘丫頭們都忙著做針線話兒，無暇閒話。至於德清，心生遠去家園，別離父母之悲，又且羞於見人，心中不自在，成日家不是哭泣，便是默坐不語，也不看書，也不做針黹。

轉瞬已是吉日，新女婿前來迎親。當月便入賁府來，拜見了老太太、賁侯、金夫人。內外張筵款待親友之事不消贅述。璞玉陪著姐夫，過了一日。因次日便是德清出閣的日子，晚席散後，便到憑花閣來。只見眾姑娘們也都在那裡，德清正將綢緞絲絨及素日用餘之釵環，穿舊的衣裳等物賞給幾個屋的丫頭們。眾人見璞玉來，忙讓坐。只見德清擦了眼淚道：「姊妹們如今都在此，只恨我緣分短淺，故相見遲而別離早，明日即要別去了。眾姐妹與院內眾人，在我去之後，素日與姊妹們笑玩之間，倘或言多語少有過錯之處，只求念著我本意是好的，不沉心才好。」熙清先哭了起來。璞玉是至親骨肉豈有不哭的。再說爐湘妃原是愛哭的人，那眼淚自然方便。宮喜也只管流淚不語。聖萃芳擦了跟淚笑道：「德姐姐如何說這話，你素日也沒做使人怨恨的事，縱有也是小時候的勾當，如何便能認起真來；再說即使是下面的丫頭們，如今都是感戴德姐姐恩義不盡的，有誰還沉甚麼心呢？」說到這裡，秀鳳、玉清等眾丫環們也都流起淚來了。

德清又拉著璞玉手教道：「你姐姐如今要離別去了，有句話要勸兄弟，你可好生記在心裡。一則是老爺、太太春秋已高，你又無哥哥兄弟，老爺上了年紀才有了你，所以面上教你雖嚴，心內卻疼愛非常，指望你不小。兄弟你有一樣脾氣，偏愛在姊妹群人廝鬧，亦且少有不如意之事，便焦急非常，你是個讀書知理的男子漢，聰明智慧也不在人下。不隨心的事常有，誰能使諸般都能如意呢？縱天地也有其缺陷，古來聖賢豪傑何嘗都心滿意足了？老太太看你如同性命，愛如掌上之珠，自不必說了。至於福晉、姨娘，只有你一個兒子，慈母之恩，也是分外重的。老爺盼你揚名聲，光先祖，一家所賴，在你一身，你且想想，你一身所繫之干係非淺呢。故應盡孝於父母膝下，當承繼我先祖之業。若論聖賢，有堯、舜、孔、孟可法；若說文章，有韓、柳、歐、蘇可崇；若數功業，漢有尚、曹，唐有房、杜；如進理學，自周、程以至張、朱，可為遵範。望吾弟勉之。」

璞玉聽了這一席話，不由的心酸大哭起來道：「姐姐金石之言，兄弟自今日必銘刻肺腑，牢記在心，望姐姐放心。」說罷又流淚不止。只見吳姨娘、妙鸞二人自外進來，次後金夫人也打着燈籠來了。璞玉見人多了，方欲出來時，聖萃芳道：「兄弟且住，略等等我，我們兩個原是一路，還是一路走吧。」說著給德清裝了一袋煙，同璞玉出來。玉兒、梨香等早備紗罩燈等候了。

聖萃芳向璞玉笑道：「德姐姐說的話，你可都記下了？你姐姐若是個男子，比你強十倍呢！你看你這個行徑兒，直到如今也不學好。」說笑著，來至萃雲樓下，璞玉自去了。

次日辰時，賁侯將德清叫到逸安堂，教誨了數語，即令金紹入內，齊行了禮。又帶往介壽堂，向老太太行禮辭別。彼時，聖萃芳、宮喜、熙清都躲避一旁去了。惟爐湘妃不避金紹，在德清左右。院內眾媳婦丫環們見金紹、德清二人才貌雙全，也無不歡喜。但見忠信堂前作起音樂，自介壽堂正門直至儀門登車處，鋪了一色大紅氈子，金紹前行，丫頭們攙扶德清隨後，走了出來。待上了車後，金紹遂即係了撒袋，扳鞍上馬，一群人在鼓樂聲中徑出大門去了。隨後送親的寅二老爺夫妻兩個，也辭別了老太太去了。金夫人等送到忠信堂前，垂淚止步。

從此賁府清靜無事。憑花閣剩了熙清一人，因常常想著姐姐傷心。金夫人因他年紀小，不能主室，遂移往逸安堂東間內住下。憑花閣內只留了一個看房的婆子。

一日，金夫人至介壽堂清了早安，老太太見無人在旁，因說道：「大丫頭出了嫁，算是完了一件大事了，聽送親的人說那邊也好，吃穿用度也不在我們之下，這都是你兄弟金公的好處。還有璞玉的親事，你們兩口兒如何定了？古語云『女嫁高門，婦聘低戶』，你老爺可是還想著聘蘇節度之女麼？」金夫人已知老太太之意，從容回道：「媳婦為此事，也曾與老爺商議：『結新親，不如結舊親，看外甥女兒聖如，才貌聰明，可配璞玉，就娶了他豈不方便？』」老爺說：『若論女兒及門第，十分相當，只是舅家娶外甥的事，自古稀少，也不見於律條，常言道：舅家娶甥，血液倒流。若不如此，我如何不早聘了他，倒肯叫璞玉拜蘇節度呢！再說你家兩個姪女，你自己又不能定准，我那日回復，往蘇節度那邊納采的事，老太太也無話，你慢慢討了老太太的意思回我，我不敢有違。如今老太太既這麼忙，竟止了聘蘇節度女兒的事，從媳婦的兩個姪女中，定一個也罷了。老太太若說琴丫頭好，就差人去聘了琴丫頭，不知可使得？』」

妙鸞瞧老太太時，不知何故，一聽金夫人之言，老大不悅。便命丫頭們：「快喚你們老爺來！」不一時，賁侯一面正冠，一面忙走了進來。老太太道：「我將我女兒，自春天接來，至今已至冬天，天氣也越發冷了，也該送回去了。你快預備車馬，幾日內就送回去。還有一件，璞玉娶媳婦的事，既拜過了蘇節度，這會子還不趕著預備採禮送去，還等甚麼？孩子也不小了，倘或明春將媳婦娶過來，我趁著不死，不可以看看這喜事不成？再有一件，鄂氏親家自來也有五六個月了，女兒也大好了，待送珠兒去的車馬回來，也當將他們母女送回去。親戚們雖好，也沒個在一處過一輩子的理。再說你們兩口兒也有幾歲年紀了，凡事也該拿點主意，難道只管等我開口不成？我是保不定早晚的人了，那裡能夠把你們的事都想得到呢？這三件事要盡早施行，不可有誤。」賁侯見老太太怒容滿面，不比素日，不敢多言，忙連應「是，是」。又站了一會子，見賁夫人進來後，陪笑說了幾句話，見老太太已歪下，方退了出來，一面吩咐為璞玉預備聘婦彩禮，一面又叫預備了送賁夫人的車馬。

不過數日，賁夫人攜著聖萃芳，辭別了老太太出來。賁侯、金夫人二人送了出來，臨別，拉著賁夫人手道：「老太太年事已高，我這裡也連年有事，不能常常接妹妹去，或春或秋，老太太想念時，妹妹也自來一二回看看才好。」賁夫人點頭垂淚，又與鄂氏太太道別登車。聖萃芳也別過了湘妃、熙清等人，跟著母親登車而去。

璞玉直送出大門來，見聖萃芳母女二人無言自去，在門前怔怔的坐了一會子，一步捱一步的回到自己屋裡來。彼時福壽又被爐湘妃接去了，遂往介壽堂來。只見老爺在老太太跟前，說著給他娶媳婦的事解悶。遂轉身走入內院，見海棠院、翠雲樓、憑花閣等處相繼而空，心中不勝煩悶，且不進海棠院，往憑花閣而來。

只見敞著一扇門，方欲進內，忽聽房中一個人獨自低吟，璞玉止步聽時，道：

棲桐雙雀齊長成，緣盡一雀飛遠程，

失伴孤雀只一個，長夜悲啼無人應。

璞玉聽聲音，料道是熙清，忙走入去道：「妹妹如何說『無人應』，不是還有我嗎？」熙清忙起身道：「哥哥你看德姐姐留的歌兒。人見了如何能忍？」說著指壁上，璞玉看時：

一車風塵路半千，把骨肉家園都拋閃。恐哭損殘年，告爹娘：休把兒懸念。

自古窮通皆有定，離合豈無緣。從今兩分離，各自保平安。兒去也，莫牽連。

璞玉看了，也流下淚來，勸慰熙清道：「姨姨別只顧傷心，德姐姐如今雖然出閣去了，一年半載也有回來的時候，也不是不能相見的。我們在此無端傷心，不如尋湘妃姐姐去說話。」二人遂往綠竹齋來，只見湘妃、福壽二人對局，湘妃吃了一馬，福壽說還未走定，不給吃，二人正相爭。熙清一見便失聲笑道：「你們兩個若打起架來，倒成了個笑話了呢。去年冬天，我們在老太太上房的後套間內，輪著說笑話時，妙鸞姐姐說的故事：從前有一個人，往訪一個坐了官的朋友，只見僮僕們皆在門內侍立，問知他家人和一位官下棋。徑入室內看時，幾上只空設著棋盤，左右放著兩把椅子，卻不見人在那裡。正詫異時，忽聽門後有東西倒塌聲。忙轉身看時，只見那兩個官，都頂戴翎冠，一個揪著一個倒在那裡搶車呢。」璞玉遂笑道：「畫眉快在你們門後鋪好氈子預備著，一會子你們姑娘好與福壽搶馬去。」眾人都笑了。

他們也不再下了。畫眉斟上茶來，向璞玉道：「大爺，幾日內我們便家去了，那年夏天，在穿堂門口，大爺搶去的我那把扇子，也該賞還了。」璞玉已忘了那年的甚麼扇子，一時想不起來。再三問時，畫眉道：「噯喲！要了人家的東西，不領情也罷了，倒竟賴起來不成？」福壽笑道：「了不得了，畫姑娘穿急了，討起老年陳賬來了。」湘妃正色向福壽道：「倒不是這個意思，往年我們都小，如今也還小了不成？況且，從今以後，都各自乾各自的去，也不知能再見與不見了。按理我們幼年時，因無知，若有誰給了誰甚麼，要了誰的甚麼東西，都一一還了才好。再說姑舅親戚，在戲笑間，若有個言多語少之處，能各不沉心，方可謂相逢無怨了。常言道：『相見一番，老成一層。』人生在世，為歡幾何？」說到這裡，滿眼淚水，再不言語了。璞玉聽了這一席話，雖然也傷心，卻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只管流起淚來。熙清笑道：「你們二人，每回口角起來，總是淌眼抹淚的，給誰撒嬌呢，再別追那閒東西了。爐湘妃的歸期也近了，料著大舅母必在福晉姨娘那邊坐一天。我們趁今日之暇，玩骨牌解悶不好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好。」因而爐湘妃、熙清、福壽、璞玉四人，設幾玩起骨牌來。

話說賁侯使往東北郡納采的堂官歸來回復：「今年蘇節度不在京師過年，本月內便要回家來，先命其差回家的堂官，吩咐了家中：『倘有忠信府來人納采，可不必多事，臘月便是孩兒的行嫁月，令賁侯迎娶時便將彩禮一同送來。我家嫁女，彩禮原重，當早知會親家，好做準備。』所以那裡堂官們，寫了彩禮單子，交給我來了。」說畢獻了札單，賁侯拆開看時，計開：「銀鈎白駝為首，駱駝一九。全鞍轡馬為首，馬匹二九。錦羊為首，湯羊三九。奶酒為首，酒類四九。皆取真物，不需代金。」

賁侯看畢，即喚管家們，吩咐如數準備。一面轉身入內，向老太太道了喜。老太太大喜，遂即商議璞玉媳婦來了住在那裡的事。海棠院雖好，正當祠堂之後，不可為新婦之居，遂吩咐收拾憑花閣，一面葺飾房屋，一面擇定十二月初二陰陽不戒上好的日子。自是賁府內外上下，因要娶新媳婦又都忙碌起來。

其間，惟鄂氏太太，眼看著人家這裡將要有事，心下著急，起居不安，家裡也無人來接，因向金夫人說了幾次要家去。當時因往西河去的車馬已歸多時，金夫人遂將此事回明了賁侯。賁侯道：「這時卻不得閒，待娶過璞玉媳婦，再送不遲。」鄂氏聽此言，越發不安起來，正自心中煩惱時，卻好，忽然自建邑遣車馬接他們來了。

閒居天長，忙中日短，轉瞬間將近璞玉迎親的日子。賁侯分派本家三弟賁吉，專任一應迎親之事，那吉三爺領命進賁府來了。

仲冬二十六日，便是璞玉起程吉日，也是鄂氏母女二人起身的日子。所以二十五日傍晚，璞玉往綠竹齋來，欲與湘妃道別。

只見畫眉、靈芝二人在房簷下燒爐，見璞玉來，忙止住道：「大爺進不得，我們姑娘因明兒一早起身，剛躺下了。」璞玉道：「見見大舅母呢？」畫眉道：「我們太太和吳姨奶奶說話呢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見吳姨娘打著燈籠走了出來，見了璞玉問道：「你這早晚到此做甚麼？」璞玉道：「欲辭別舅母。」吳姨娘道：「明兒與你同時起身，這會子不必了。」一面往外走又問道：「你如何不帶你丈人給的鐮刀？」璞玉道：「那麼大的一個東西，如何帶得，帶著刀子壓的胯疼，火鐮又打屁股。」畫眉自身後笑道：「門楣原是相當的，東西倒不相宜了？往後瞧著吧，慢說壓你胯，就是壓著頭，也只得受著了。」

次日辰時，吉三爺引著璞玉向老太太獻酒稱賀，請了福詞，拜別出來時，妙鸞、秀鳳等向前致賀道：「大爺此去，真如獨步青雲，蟾宮折桂了。」璞玉微笑點頭，方出至忠信堂前時，正逢鄂氏、湘妃等自逸安堂出來。遂齊出了儀門，賁侯也送賁吉出至大門前。賁吉引著璞玉辭過行，自己登車，璞玉乘馬。彼時鄂氏等也坐著車出來了。

一時，賁府門前，東往西去的人馬擠滿，熱鬧非常。璞玉見賁侯在門首，不敢往來亂走。但見爐湘妃自玻璃車窗內望著璞玉，青山鎖怨，秋水含憤，有不勝悲淒之容。璞玉不禁長吁一聲，也惟有馬上仰天嗟歎而已，這正是「滿懷心事，盡在一歎中。」須臾，車兒西去，馬兒東行，牛郎、織女二星相去愈遠矣。

金夫人雖因璞玉去迎親而喜，禁不住為孀嫂鄂氏痛心，流淚歸府，不提。